

李鼎 王罗珍 李磊 评注

子午流注针经
指南合注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李鼎 王罗珍 李磊 评注

子午



指南
经
南
合
注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0151740

40

子午流注针经 针经指南合注

李鼎 王罗珍 李磊 评注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瑞金二路 450 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经销 常熟市第六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11.75 插页 4 字数 183 000

1998 年 9 月第 1 版 1998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5 000

ISBN 7-5323-4658-7/R · 1209

定价: 16.80 元

本书如有缺页、错装或坏损等严重质量问题，
请向承印厂联系调换

2J73/37

内 容 提 要

《子午流注针经》是关于时间针法的最早著作，金代何若愚、阎明广编著。《流注指微赋》、《针刺定时图》及《井荣歌诀》等均首见于此书，明清医家多有论述。

《针经指南》，元太师窦汉卿著。内载《标幽赋》、《流注通玄指要赋》、流注八穴、补泻手法等，为历代所传诵。罗天益、王国瑞、徐凤、凌汉章、杨继洲、吴崑、李学川等都甚为推崇，有多家注解。

两书原出元刻《针灸四书》本，以前刊印本多残缺，后经李鼎教授会合国内外各传本，详加审校、选注、评析、语译、解释，附录专文数篇，使本书成为关于子午流注和窦汉卿针灸学术的专集，可供针灸临床、教学和研究者阅读参考。

题 记

《子午流注针经》和《针经指南》二书，出自元窦桂芳所编刊的《针灸四书》中。金、元时，北方医学流派纷呈，针灸学术亦成一时之盛。南唐何若愚倡导子午流注针法于前，肥乡窦汉卿阐扬流注八穴和补泻手法于后。由元而明，针道得以大行于时，其功盖出于此。

初时，常山阎明广于贞元癸酉（1153年）得何氏新作《流注指微赋》，因引用其原先所写的《流注指微论》给作注解，又收集贾氏五输穴歌诀和取穴圆图，编成《子午流注针经》一书。序称“近有南唐何公……”尊何氏为“公”，自属医中长者；“南唐”当是指“南行唐”，为行唐县之古称，地属常山郡（真定府）。其时其地均与阎氏相近。书之卷上，署名“南唐何若愚撰，常山阎明广注”，这是对篇首的《赋》而言；卷中则署作“阎明广编次”。后人不细察，将此书之撰者独归之于何氏。现从实际考虑，改题为“何若愚、阎明广撰”，将作赋者与编注者并提，以免偏失。原书分三卷，中、下二卷内容较少，现合为一卷。其中“井荣歌诀”移入穴位图下，以便对照参考。

继何氏之后，肥乡窦汉卿于天兴壬辰（1232年）得其师山东李浩之传，将其心得写成《流注指要赋》和《针经标幽赋》等，其赋也是受《流注指微赋》的影响而作。窦氏的著述最早见于藁城罗天益的《卫生宝鉴》中。罗氏为李东垣弟子，癸丑岁

(1253年)他曾随窦氏学针法,《宝鉴》刊行于窦氏没后次年(1281年),所载内容最为可靠。其没后十五年(1295年),燕山朱良能携窦氏针灸书刊行于福建。此前,至元丙子(1276年)时,建安窦桂芳从江淮地方得到“《子午流注针经》、窦汉卿《针经》、《指南》三书”,似乎那时《窦汉卿针经》和《针经指南》是两种不同的本子,经窦桂芳校刊时才合而为一。

现传《针经指南》一书是经过窦桂芳的校订,而不能看成是窦汉卿亲自订定。题名作“窦汉卿編集针经指南”和“窦汉卿撰次”字样,并不切合事实。成书于他人之手,窦公何能亲自編集和撰次?现因删去“編集”和“次”字,对原编次不够顺理者也作了一些调整,以期更便于阅读和理解。

窦桂芳于至大辛亥(1311年)刊行的《针灸四书》,宁波天一阁存有残本;故宫博物院则藏有明成化壬辰(1472年)竹坪书堂新刊本,保存完整;日本宫内厅藏有明代较早期刊本残卷。此外,明《普济方》针灸门转录有关内容,可借以校勘各篇。现经全面参考,对二书分别进行校注、评析、考按、语译,所达到的要求已非抱残守缺者可比。整理古籍的目的不只是为了恢复旧观,而是重在审订著作内容,理清其意旨,评价其得失,以便于为今所用。金、元针灸学术对后世有较大影响者,首推此二书。将此合而注之,并参以各家之论述,从而疏导其源流,分辨其主次,这对于发扬针灸学术必将是大为有益的。

李 鼎 记于上海中医药大学

1997年11月

目 录

针灸四书书影、序	(1)
----------------	-----

子午流注针经

子午流注针经序	(6)
子午流注针经 卷上	(8)
流注指微针赋	(8)
(一)	(8)
(二)	(15)
(三)	(17)
(四)	(25)
(五)	(29)
(六)	(33)
(七)	(36)
(八)	(38)
[附录]养子时刻注穴法解释	(39)
流注经络井荥图说	(47)
经脉气血总说	(49)
(1) 肺脉起于中焦注大肠经络图说	(50)
(2) 大肠脉注胃经络图说	(52)
(3) 胃脉注脾经络图说	(54)

(4) 脾脉注心中注心经络图说	(56)
(5) 心脉注小肠经络图说	(58)
(6) 小肠脉注膀胱经络图说	(59)
(7) 膀胱脉注肾经络图说	(61)
(8) 肾脉注心包经络图说	(62)
(9) 心包脉注三焦经络图说	(64)
(10) 三焦脉注胆经络图说	(66)
(11) 胆脉注肝经络图说	(67)
(12) 肝脉注肺中经络图说	(69)
子午流注针经 卷下	(72)
手足井荣六十穴图并歌诀	(72)
手足三阳三阴经中井荣俞经合原说	(72)
井荣所属	(72)
(1) 手厥阴心包经穴图	(73)
(2) 手太阴肺经穴图	(75)
(3) 手少阴真心经穴图	(76)
(4) 手少阳三焦经穴图	(77)
(5) 手阳明大肠经穴图	(79)
(6) 手太阳小肠经穴图	(81)
(7) 足太阳膀胱经穴图	(82)
(8) 足阳明胃经穴图	(84)
(9) 足少阳胆经穴图	(85)
(10) 足太阴脾经穴图	(87)
(11) 足少阴肾经穴图	(88)
(12) 足厥阴肝经穴图	(90)
三阳三阴流注总说	(92)
针刺定时图(书影)	(94)

十二经脉内行注穴之图(书影)	(98)
三焦心包络二经流注说	(100)
五子元建日时歌	(102)
井荣(歌诀)六十首	(103)
(甲)足少阳胆之经	(103)
(乙)足厥阴肝之经	(104)
(丙)手太阳小肠之经	(105)
(丁)手少阴心之经	(106)
(戊)足阳明胃之经	(107)
(己)足太阴脾之经	(108)
(庚)手阳明大肠之经	(109)
(辛)手太阴肺之经	(110)
(壬)足太阳膀胱之经	(111)
〔附〕手少阳三焦之经	(112)
〔附〕手厥阴心主包络之经	(113)
(癸)足少阴肾之经	(113)
五行造化歌	(115)
〔附录〕子午流注逐日按时定穴法解释	(116)
子午流注逐日按时定穴表	(120)
年、月、日时干支推算法	(125)

针 经 指 南

窦汉卿与《针灸指南》	(134)
原序	(138)
针经标幽赋	(142)
(一)	(142)

(二)	(149)
(三)	(155)
(四)	(161)
(五)	(167)
(六)	(175)
(七)	(182)
(八)	(194)
(九)	(202)
(十)	(208)
(十一)	(214)
(十二)	(219)
(十三)	(223)
(十四)	(226)
流注通玄指要赋	(229)
题辞	(229)
(一)	(232)
(二)	(234)
(三)	(237)
(四)	(239)
(五)	(240)
(六)	(242)
(七)	(245)
(八)	(249)
针经直说	(252)
络说	(254)
络穴说	(254)

络穴辨	(254)
交经辨	(255)
气血问答	(256)
手足三阴三阳表里支干配合	(258)
手少阳三焦经手厥阴心包络经直说	(260)
夫妇配合	(261)
古法流注	(262)
流注八穴	(263)
序	(263)
八穴交会	(265)
定八穴所在	(266)
八穴主治症	(269)
(1) 公孙二穴	(269)
(2) 内关二穴	(272)
(3) 临泣二穴	(275)
(4) 外关二穴	(278)
(5) 后溪二穴	(282)
(6) 申脉二穴	(285)
(7) 列缺二穴	(288)
(8) 照海二穴	(291)
离合真邪直说	(299)
直言补泻手法	(303)
补法	(303)
泻法	(303)
《素问》“泻必用方,补必用员”	(304)
春夏刺浅,秋冬刺深	(306)

呼吸补泻	(307)
寒热补泻	(308)
手指补泻	(311)
迎随补泻	(318)
禁忌法	(319)
冬至叶蚤宫说	(320)
附 篇	(324)
一、《卫生宝鉴》针灸治验	(324)
二、《针方六集》窦氏针法	(333)
三、窦汉卿的生平及其著述考辨	(342)
(一) 里籍问题	(350)
(二) 朝代与同姓名问题	(350)
(三) 师承问题	(352)
(四) 传人问题	(356)
(五) 著述的真伪问题	(358)

竹坪書堂

纂圖

鍼灸四書

子午流注鍼經。寶漢御鍼經指南。

黃帝明堂灸經。莊季裕灸膏肓。

针灸四书序

针灸有劫病之功，其言信矣。针必明其孔穴，灸必定其尺寸。孔穴明，尺寸定，则膏之上、育之下^[1]，何患乎厥疾之弗瘳欤^[2]？在昔孫真人有曰：为医知药而不知针，知针而不知灸，不足以为上医^[3]；必也药与针、灸，三者俱通，始可与言医矣。余先君汉卿公^[4]，以药与艾见重于士大夫，如雨岩吴宪，与以借补宪司官医助教之职^[5]；达斋游宪，亲为书其药室曰“活济堂”。至元丙子（1276年）以来，余挟父术游江淮，得遇至人^[6]，授以针法，且以《子午流注针经》、窦汉卿《针经》、《指南》三书见遗^[7]；拜而受之，珍藏玩味，大有进益，且喜其姓字、医术与先君同也。因是作而言曰^[8]：南北有二汉卿，姓同、字同而为医亦同也。北之汉卿，得行道，针法精于八穴以愈疾，名显于世，官至太师；南之汉卿，隐居求志，惟以药与艾，推而积活人济世之阴功。由是观之，则信矣南北气候之不同，而达则为相，不达则为医，亦其志之出、处有异矣^[9]。今将面授针法已验《指南》之书，朱提举所刊窦汉卿《针经》，二本参究订误，与所遗《子午

流注针经》及家世所藏《黄帝明堂灸经》、庄季裕所集《灸膏肓穴法》，四者之书，三复校正，一新版行，目是书曰《针灸四书》，乐与四方医士共宝之。凡我同志，留心是书，则药与针、灸，三者俱通，庶可进而为上医之士，亦可无负于孙真人之垂训欤！谨书以纪此本末云。

至大辛亥(1311年)建安后学静斋奚桂芳序

〔校注〕

[1] 语出《左传·成公十年》：“公梦疾为二竖子曰：彼良医也，惧伤我，焉逃之？其一曰：居肓之上、膏之下，若我何。”意指病邪潜居于肓膜之上、脂膏之下的部位，医者就拿它没办法。后人误为“膏之上，肓之下”。

[2] 语出《书·说命上》：“若药弗瞑眩，厥疾弗瘳。”

[3] 孙思邈《千金要方》：“若针而不灸，灸而不针，非良医也；针灸而药，药不针灸，亦非良医也。”《资生经》转引后说：“今人或但知针而不灸，灸而不针，或惟用药而不知针灸者，皆犯孙真人所戒也。”

[4] “先君”，先父，已去世的父亲。

[5] “宪”，对上级官吏的称呼：“宪司”官名，也简称“宪”。

[6] “至人”指品德极高尚的人。

[7] “遗”，赠赐。

[8] “作而言曰”，起立后说话，表示恭敬。

[9] “出、处”，指出仕与隐居，即前所说“达”与“不达”，意为“出”则为相，“处”则为医。

〔语译〕

“针灸有去病的功效”，这话是确实可信的。针刺必须明白穴位，灸治必须定出分寸。穴位明白了，分寸准确了，即使病邪在“膏肓”之间，何愁那疾病的治不好呢？以往孙真人说过：作

为医生，懂得用药而不懂得用针，懂得用针而不懂得用灸，不能算是上等医生；必须是药和针、灸三样都通晓，才可以谈论医学。我的先父汉卿公，因用药和灸治受到士大夫的敬重，像雨岩吴老爷相帮补上宪司官医助教的职称，达斋游老爷亲自为诊室题名“活济堂”。自至元丙子（1276年）以来，我依靠父亲传授的医术出游江淮一带，有机会遇上一位高尚的人士传授给我针法，而且拿《子午流注针经》、窦汉卿的《针经》、《指南》三书相赠。我拜谢接受下来，珍藏着细心揣摩，大有收获。而且惊喜作者的姓名和医术跟先父相同，因而恭敬地起立说：南方北方有二位汉卿，姓同，表字同，而且行医也相同。北方的汉卿能“得志以行其道”，他的针法精于八穴以治病，名声显于当代，官封至太师；南方的汉卿是“隐居以求其志”，只是用药和灸，广泛行善以积活人济世的阴功。由此看来，的确是南北方气候情况的不同，亨通的做上了相国，不亨通的就做个医生。这也是志趣的显扬或隐逸有不同了！现在将那亲传面授的针法、已经验证过的《指南》这书，朱提举所刊行的窦汉卿《针经》，二本互相参合研究，订正错误；加上所赠的《子午流注针经》，以及家中世代所藏的《黄帝明堂灸经》、庄季裕（绰）所编辑的《灸膏肓穴法》，就这四本书作了几次三番的校正，用一套新板刊行，标上书名叫《针灸四书》，很高兴能与四方的医生共同加以珍视。凡是我们的同好，留意这部书，那就药和针、灸三样都能通晓，大致可以成为上等医生的一员，也可以不辜负孙真人的遗教了吧。谨写上这些以表明刻印本书的缘由和经过。

子午流注针经

[金] 何若愚 阎明广 撰
李鼎 校订
李磊 解释